

肖云儒:守拙安静



独辟蹊径的巧思。云儒是思想的丰产者。”
因为知识广博,见解深远,思辨明晰,文采飞扬,肖云儒被称为“活动在北方的江南才子”。

19岁提出“形散神不散”

1961年1月,《人民日报》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就散文的特点、散文的作用、散文的题材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这期间,肖云儒写了一篇题为《形散神不散》的短文,其观点引起了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被写进我国大中小学教材,影响中国文坛几十年。那时他才20岁,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大二。他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读华君武的政治讽刺画》就曾使《美术》总编、美学大家王朝闻亲自“召见”时惊呼不已,作者竟是毛头小伙!45年后,肖云儒回忆起当年的那场争论时,借用俄罗斯经典作曲家莫索尔斯基《跳蚤之歌》,表达了自己的心情,那场关于散文的争论“实在始料未及,而且担待不起”。“跳蚤一旦被人强制穿上龙袍,带上勋章,‘形散神不散’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被人认为是散文写作秩序的反映,被人认为是束缚新时期散文写作的框框,也十分必然而且合理了。”

其实,肖云儒的声名鹊起与他的家教、家学渊源是密不可分的。肖云儒半岁丧父,没有兄弟姐妹,母亲是一位刚强的知识女性,“一二·九”运动时她在北京散发传单,在教会学校和美国神父辩论,宣传革命信念,后来又担任江西省妇联副主席,她的刚强和聪慧让肖云儒一生获益匪浅。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外祖父的书房里嬉戏,识字,那满架满桌的文化和经济类、日文和中文的书籍,让肖云儒对书里的风景产生了强烈的憧憬和向往,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发奋读书做学问的种子。

与西安结缘

大学毕业,肖云儒就一直在西安工作,西安已然成了他的第一故乡,西安的人和事让他对这座古城留恋不已。他趣言与西安的缘分始于一碗羊肉泡。那是在上大学期间,他曾来《陕西日报》实习,当时生活物资极度匮乏,吃一碗羊肉泡得凭票购买。肖云儒实习

的部门有二十多人,但一个月仅有一张票的配额。领导为了照顾他,说服同事延迟一个月领票。肖云儒如同抽到了大奖,跑到餐馆里大快朵颐。那是他第一次吃羊肉泡,多少天没沾过油,突然的美食让他“饥饿的胃感到一种震颤的喜悦”,一整天都沉浸在美滋滋的感觉中。

参加工作后,肖云儒将自己的目光和精力倾注于文坛,看似文弱的人,慧眼独具地首先扛起了“西部文艺”这杆大旗。

1982年,肖云儒受老一辈影评家钟惦耜提倡“西部电影”观点的影响,他长久思索、苦苦寻觅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和突破口。1986年夏,肖云儒带着一整箱书籍、笔记,资料来到秦岭主峰太白山下一个叫39所的国防研究单位,在这里的招待所待了25天,写出了《中国西部文学论》的前10万字。书稿杀青后,很快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图书奖、1992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其独到的艺术见解和美学思想为国内评论界所瞩目。

2000年,肖云儒在花甲之年出版了五卷文集《对视》书系,《对视文化西部》《对视20年文艺》《对视269(上)》《对视269(下)》《对视风景》,共计230万字,几乎囊括了他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对文学、文艺、文化的精辟思考,是20年来文学、文艺、文化过渡时期的见证。这些像西安城墙砖块厚重的五大卷文集摞起来,足有20公分高,肖云儒的精神深深感动、震撼了陕西的文化界。9年之后,肖云儒的第二套书系“雪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雪山”书系共150余万字,由《青灯说辞》《微雨行过》《握住从容》《无酒对酌》四卷组成,辑录了肖云儒10年来的文化论文、人文谈话、文艺评论、散文随笔。许多文章在初次发表时,即以对当下各种文化问题的宏阔而新颖的思考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网络传播。作者与易中天、于丹、雷达、朱大可、朱学勤、魏明伦、杨锦麟等知名文化人的人文对话录,更是该书一大亮点。

此生走不出书斋

对于声名,贾平凹曾为肖云儒抱屈,吗不

平:“他应该归于国内理论批评的一流,但他的声名并不显赫,西安地域成于他也碍于他,他真的是有些委屈了。因为北京或上海,那里的报刊面对的是全国,西安的报刊只向于一隅,而他的文章又大多发表于西安报刊,国内的文坛多少疏忽了他的存在。”

但肖云儒对这一点看得很淡,他追求的就是一种以平常心、安安静静做学问的书斋生活。他就像远离人间烟火味的古代文人那样,对名利淡然处之,对评奖从不理会。他说:“几十年来,我的书和我一道,改善着生存条件,记录着人生的、社会的轨迹。”陕西电视台曾经为他拍过一个30分钟的专题片《肖云儒和他的七代书架》,节目的最后,年轻的主持人问他,如果将来书籍都存进了光盘,你怎样处理你的书呢?肖云儒回答道:“那时,我的书房便成了文博馆和歌剧院,平时也许都在电脑上浏览,如果读纸质印刷品,就像去文博馆参观和去国家歌剧院听歌剧一样,恐怕得焚香沐浴、净手更衣,会有一种高贵雅致的感觉。”

肖云儒先生是陕西文坛评论界的一棵老树,他不仅研究西部文化,还极力扶助陕西作家,留下许多广为传颂的佳话。

上世纪70年代,汉中作家王蓬开始写作,与《汉中日报》的几位编辑李耕书、叶浓等来往密切,由此认识了肖云儒。之前,王蓬的名字是王芑,“芑”为古字,意与“蓬”同。清初诗人王渔洋来汉中作长诗《七盘岭》,其中有“桔柚郁成林,秧苗亦芑芑”。“芑芑”意即蓬蓬勃盛之状。肖云儒认为这个“芑”较生僻,也不便排字工人与读者,遂查了字典,改“芑”为“蓬”,沿用至今。

执着于艺术殿堂

肖云儒是一个散淡的人,又是一位保持着天真、童趣的散文家、书法家,他拥有一颗诗心,心灵善感。读他的散文《我在故乡冷藏了三天》,让人忍俊不禁。原来,他一回到南昌,就被朋友、同学、亲戚们包围了,颇不自由,他想独自去寻旧梦,于是想出绝招,伪称自己去别处,好似人间蒸发了,其实潜伏在南昌的巷老深处,“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老头”,每天在他童年和少年时留踪的地方转悠,静

静地咀嚼着人生。然而,谁又能禁得住诱惑?人又怎能弃绝红尘?反正,这个“老头”又回来了,回到了他游刃有余的关系网和生存网中了。他又无奈地登上飞机,去参加一个可能毫不重要的“重要会议”去了,“恐怕直到烧成灰烬”,也难改变。

肖云儒热爱书法。他一辈子追求读圣贤书,安贫乐道,从不懈怠,整理和研究西部文艺,沉浸其中,津津有味,甚至五迷三道。读书读得兴奋了,便手舞足蹈地来一阵“老夫聊发少年狂”,然后冲着众人嘿嘿一笑:妙处不为外人道也。肖云儒的书法虽为行书,但有楷意,不是龙飞凤舞不着边际随意挥洒的那种。每每出门,他总记得提包里要装上毛笔印章,动不动就追问:让不让写字?而在书法表演中常常情不自禁,其形态率真可爱。他称书法可以“养生、养心、养灵”,可以以墨洗心,做做“艺术的体操”。由于在陕西文化界良好的声誉和口碑,他的“书法艺术恳谈会”举行时,陕西书坛几大高手全部到会,董松林老先生也亲自出席,堪称文坛盛会。

在他的“不散居”里,他深情回忆着自己走过的求学路,同时也解读着自己:“我曾说自己是北方面食中的臊子,一勺一勺舀到别人碗里,却很难有自己的一碗面,其实很想自己做一道大菜,哪怕是一道小吃。”长期以来,肖云儒一直以评论家的面目示人,而他的灵性则有意无意地被自己的理性压制了。他多想写些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望,他颇为感喟地说,自己是一头牛,牛头、牛骨、牛肉都已经无怨无悔地献给人世,所剩无几了,接下来,真的想给自己熬一道牛尾汤,在夕阳的余晖下慢慢品尝、回味。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肖云儒这位扎根在陕西的南方汉子,在中国西部文学、西部文化的研究中,凝聚着他一生的忧患、感伤、苦乐、奋争和憧憬。虽年过古稀,仍顽强地干了一个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良知,依然沉稳地沿着西部文艺的路走下去。正如一首《信天游》里这样唱道:“一把把黄土一把把汗,红花绿叶都是用心换。”肖云儒如日如月的,必定是秋天的丰腴和芳香。

□胡忠伟 人物春秋

北方的江南才子

肖云儒,祖籍四川,生于江西,求学京华,现定居西安,人生的曲线就这样在神州大地上徐徐绕开。女作家叶文玲形容自己到西部“去时拎着一个手提包,回来时背着一座昆仑山”,而肖云儒在西安50多年,事实上把自己已“变”成了一座山,一座在国内文艺理论研究上无法绕开的大山。

贾平凹这样评论他:“肖先生思维活跃而丰实,劳动繁重而艰辛,我是畏惧这样的人,更是敬重这样的人。在陕西的任何文学、艺术及文化研讨会上,每有发言立即会场寂静,大家洗耳恭听,其中总少不了他。我的感觉中,北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犹如下象棋,南方的理论批评家的文章又像是下围棋,各有肥瘦短长,曾感叹,谁若能南北风范集于一身,谁必能成就大的气象。肖先生可以说就有这番面貌,他应该归于国内理论批评的一流。”

肖云儒的授业老师、著名学者冯其庸感慨说:“云儒的思考不限于文艺问题,举凡社会、历史、文化诸多方面,都能发人之所未见,时有

柳青深入生活轶事

柳青同志扎根皇甫村14年,住在农村,生活在农村。爱农民,写农民。刮风下雨,农民发愁,他发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高兴,他高兴。他说,“要写生活,先深入生活”。《创业史》中好些人物、场景的生动描写都来自柳青平时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和亲自体验。

过会:按照当地风俗,一至麦忙要农民要过七月会(农历),提着礼品互相走亲访友,每个村堡都有由历史传递下来固定的过会日。女看娘送10个油塔馍,娘看女拿6个枣馍,朋友拜访,送点食品、烟酒等,都有一定的讲究。七月会是农民丰收之后,亲朋相聚,互相交谈,抚弄孩子,过好日子,交流生产经验和传递各村堡发生的大事。皇甫村过会日,是七月十五,柳青要了解各种人走亲戚的心情和所拿礼品的情况,在1954年皇甫村过七月会这天,一大早就站在郭家什字,一面和来这里走亲戚的人打招呼,一面问拿的是啥,并主动把篮子揭开,看里面的油塔子、枣糕子。又根据礼物的不同,询问是看什么人。有的说是看娘的,有的说是看女的,有的说是看舅舅的,还有走访朋友的等。他一边问着人家,一边一个劲儿地用眼睛盯着人家的脸,看表情,把有的人看得怪不好意思的,这就了解到老婆拄着拐棍,提着篮子,看女儿的心情;老汉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旱烟袋,去女家的心情;过会以后几天,他还向村干部打听,十里八村的亲戚谈论最多的啥。回答是:“今年过会亲戚们都谈论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社的事情。”

有的人利用上午时间还专门去嫚河滩胜利农业社,看耕畜饲养室和农业社庄稼的长势。过年的时候,柳青也要走访好多户群众,问年货都准备好了没有,都准备些什么。一边问着人家一边答着,他就揭开这个笼子看看,那个米面缸看看。所以《创业史》里写过过会的情节十分生动真实。

上集:柳青在1954年春天,每逢王曲镇“三、六、九”集日,他都上集,提着竹篮子,篮子里放着酱、醋、油瓶子等,戴着草帽子,穿着跟老农民一模一样,走到皇甫什字等几个上集的老汉一块边说边走。到了王曲镇南街供销社门前,他故意挤着排队,并和排队的人交谈,问这问那。到了跟前又借故不买,又跑到后面挤,有时还与一些人争执,“我在这里站着,你为啥要站到我前头?”他每逢上集都是用大半天时间,用意不是排队买东西,而是为了熟悉生活,体会排队滋味和观察群众的心理活动,倾听排队人群,对组织互助组、建立农业社的议论。《创业史》第一部下卷第30章,正是描写那次排队买东西的情节:“前边排队的几十个庄稼人,在谈论着嫚河滩打塔农业社的事情……终于有人认出来了,排队买东西的第17个人,穿着一套新棉衣,罗锅腰的老汉就是社主任他爸,梁三。”

下棋:1955年春天,柳青多次在王曲镇,“三、六、九”逢集日,骑上旧自行车,挂着篮子,在供销社买好东西后,经常上王曲镇大街下棋,和散户一样屁股下坐块砖头,戴着草帽。和他下棋的有各种人,有新中



国成立前国民党军官,一贯道坛主等人。看下棋的人很多,常常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观棋的人互相争执,有时为进一步关键棋,竟叫喊起来。一天一位干部到区上向我反映(我时任区委书记):“柳书记常教我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却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大街上下棋。”后来我郑重其事地把大家的看法告诉他,我说:“你想下棋了,咱跟干部下棋!”他笑了,说:“我知道了,那些人下得好吗,我跟他们学哩,以后不下了。”过后他又跟我说起为什么在王曲大街上下棋的事:“我看他们下棋主要看与城里知识分子、干部有什么不同。”柳青在撰写《创业史》第一部下卷梁生宝割扫帚,在秦岭深山韭菜滩茅草棚中一场棋赛,就是取材于王曲镇大街上的棋赛。真实地撰写了劳动人民在劳动之余,赛棋的愉快场面。 □孟维刚

吴宓的四位良师诤友

吴宓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旧体诗。在他学诗的道路上,有四位良师诤友对他体诗艺的日益精湛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吴宓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陈伯澜,陈伯澜是吴宓的姑丈,有《审安斋诗集》,崇尚唐诗,尤尊杜甫。康有为赞其诗曰:“伯澜诗之雄健学少陵,绵丽学玉溪,而神似遗山,遇合亦同之。”吴宓也说:“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十几岁时从陈伯澜学诗,深受姑丈影响,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其一生酷爱杜诗,作诗多借鉴杜甫,也与陈伯澜的教诲有直接关系。吴宓早期诗歌直白无隐,缺乏余味,陈伯澜力纠其弊。

1914年6月27日的吴宓日记记载其写了一首诗让陈伯澜评阅,曰:“思想甚发达,然诗则幼稚。宜以多读为是。”又曰:“诗以多注则始佳,贵含蓄而忌直说。”吴宓虽然当时由于年龄关系,并不服气,在日记中发牢骚:“嗟乎,余之诗,意在抒发情感,非以诗学诗也。”但也承认:“余学疏力短,正犯此病。……后当力勉之。”后来随着学识渐长,阅历渐丰,对于用典更服膺于陈,说:“于是经义史事,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然后入之辞藻,见于诗章。是典故之来,由于情志之自然,非待搜括寻扯,故典不累诗而有裨补于诗。”陈伯澜点评吴宓诗歌,一贯从严。如

吴宓早期诗作《秋夜吟》,词藻华美,意境凄丽,似仿《红楼梦》中林黛玉的《秋窗风雨夕》,颇费了一番心思,陈伯澜评云:“语多辛酸,殊非所宜。”又谓其为无病呻吟。兜头一盆凉水,泼醒了吴宓,吴宓以后的诗作幼稚有余,不合诗律有之,却都出自真性情,不再有这样的矫揉造作之作。对于整体尚不错的诗作,陈伯澜也尽量指出其不足:“作者古体,直捷胸臆,无格不吐之弊。但下笔太轻易,即不免浮冗空滑。须敛才就范,勿但贪多好胜。”对于写得非常出色的也不吝于赞美之词,如评吴宓的《石鼓歌》曰:“此首当为古体诸作之冠。”

饶麓樵于吴宓有更多鼓励之词。如评其《论诗绝句》云:“清炼工腴,情韵不匮。加以深造,定当树帜骚坛。”评《喜雪》云:“胸襟气息,自尔不凡。”这些鼓励对于青年吴宓而言,弥足珍贵,增强了他在学诗道路上勇攀高峰的信心。饶麓樵也不时指出吴宓诗歌的不足之处,如评《清华园词》:“规模壮阔,步骤井然。但造句炼字微嫌未合,想系急就之故。”他还多次提醒吴宓要细心揣摩前人诗歌的优劣之处,加以学习。

吴芳吉是吴宓的同学,与吴宓并称“两吴生”。吴宓自谦自己的诗歌不如吴芳吉。吴芳吉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吴宓诗歌的弊病,在《读雨僧诗稿答书》中说:“如‘未能人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与子美‘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百鸟飞’之句相似。但此类句法,最易生涩,不可取。又如子美《咏鸡》‘纪德命标五,初鸣度必三’之句,故意强合,皆宜弃之。”引

用典故,宜含浑自如,不可牵强。《甲寅杂诗》三十首中,典故最多。如‘兔死鸟飞剩只鸡’、‘俗薄论羞智巧’、‘人以亲疏为去取,党分洛蜀自惊猜’诸句,皆不免牵强凑成。如‘胡骑惊传飞海峽,汉廷竟议弃珠崖’。此类经营,斯上上矣。玉溪昌谷之诗,最喜用典,其隐僻不可探悉,不似子美明贵。玉溪肇若以引典为作诗原料,子美仅以之点缀而已。”吴宓后来诗学学杜能取其神而遗其貌,得吴芳吉之助。

陈寅恪与吴宓是挚友,他们贯穿一生的深厚友情被传为文坛佳话。吴宓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以师视之:“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必倾佩至。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寅恪曾说:在中国近世诸人中,最佩服郑苏堪之诗,以其意思明显,句句可译成英文也。吴宓深记在心,后来“多读各家之诗,以真挚明显(即清切)为标准,乃深是寅恪此言”。吴宓一生作诗以真挚明显为准则,正是源于陈寅恪的指点。陈寅恪认为吴宓诗歌多性情而少理趣,在深度上有所欠缺,虽然知道吴宓厌恶宋诗,仍多次提醒吴宓要多读书以固本,吸取宋诗之长。多年的交往使陈寅恪对吴宓有深沉的同情与理解,吴宓的《悼诗稿》,最为人所诟病,有的说格调不高,有的说难以达语,陈寅恪则曰:“直抒胸臆,自成一派。自忏,即所以自解,正不必别求解人也。”可谓知己之论。

师不在多,在于见识高远且善于教诲;友不在多,在于知心并敢于指责其失,吴宓能拥有这样几位良师诤友,实为大幸也。 □孔令环

钩沉

简称大英博物馆的英国国家博物馆,和美国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综合性博物馆,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价值之高,为世界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该馆共有100多个陈列室,面积近7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多万件。

中国文物展厅占据了大英博物馆展线最长的33号展厅,这里是海外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总量高达2.3万件。该厅收藏的中国文物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跨越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远古时期的石器,6000多年前半坡村红陶陶器、尖足罐,新石器时代的玉琮、玉斧,商周时期的青铜尊、鼎,秦汉时期的铜镜、陶器、漆器、铁剑,魏晋石佛经卷,六朝时代的金铜佛,隋代白色大理石佛像,唐代三彩瓷器,宋、元、明、清各代的书画、瓷器和各种金玉制品,让人目不暇接。其中最为珍贵的如商周青铜器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汉代玉雕驭龙,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南北朝陶磨盘坐俑,唐代黄玉坐犬,宋罗汉三彩像,宋代苏轼《墨竹图》等,还有明代45卷《永乐大典》和上世纪初由斯坦因带回英国的《大批敦煌经卷……门类齐全,美不胜收。

随人步入步入该厅,迎面就是硕大的西周铜鼎,让我眼前一亮。作为该厅十大青铜器之一的康侯簋,是西周早期的仪式器具,制作于公元前1050年。康侯簋华丽而大气,直径约27厘米,有两个大把手,每个把手都是一头长牙尖角、大方耳的猛兽,正在吞噬一只小鸟。这样的作品,当时世

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制作。更珍贵的是康侯簋上的铭文。公元前1050年,武王推翻商朝建立了周朝,青铜器内的铭文就记载了武王伐纣这次战役和之后的事件,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难以估量!

出土于陕西的铜钟制作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00年,形体丰硕美观,大小如啤酒桶,截面呈椭圆形。钟身雕刻精美,通体环绕着带状花纹。圆形浮雕上刻有吞食大雁的龙头,顶部盘踞着两条华美的龙,组成悬挂铜钟的把手。铜钟原本成套,用于乐队演奏,这无疑也是主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

商代青铜双羊尊,铸造于公元前13世纪至12世纪,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形状为两只背部相连的公羊,双羊各探向一方,羊角弯曲,羊背相连托起尊筒,四只羊腿被巧妙地用作支撑。铜绿柔和素雅,纹饰纷繁复杂,质感厚重朴拙,赋予了双羊尊无法言喻的魅力。

眼前这么多的珍稀青铜器,大部分出土于陕西,也有少部分出土于它省,然而都是商、周时代的产物。

大英博物馆里的陕西珍品

在中国文物展厅的高古文物柜中陈列的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制作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来自仰韶文化发源地之一、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半坡村。陶罐上有圆口,便于进水;下为尖状,便于打水;双耳镂空,便于提携。看着陶罐,仿佛又看到先民们在半坡的繁衍生息……

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到自己国家这么多的国宝,特别是陕西的珍宝,失落异国他乡,胸中如江海翻腾,耳旁似雷霆震撼,既为我们有这么多精品而骄傲自豪,又为国宝竟如此大量流失而心酸扼腕。 □吴树民



双耳细颈椭圆土罐